

芬芳
一叶

野花帖

□青弋

夏天去公园看树是我喜欢的日常小旅行。一排排高大挺拔的杉树仿佛无限延伸开去,有走在原始丛林的感觉。微风吹拂,花木扶疏,树影交织,花草葳蕤生光,一切都显得安静又热烈,连空气里都是可装瓶带走的清奇。

忽然被一大片繁星点点的白色野花吸引,这是什么花呢,拍一朵,用识花App识别了一下,原来它叫“白花车轴草”。这名字虽然听上去有点小拧巴,但开起花来却非常刚,似一只小手举着一朵白色花球,那是一粒粒小细花簇成的一朵白花团,嚷嚷着,快来“吃”我吧!因为它太像我小时候吃的一种名叫“欢团”的炒米糖了,只不过这小花球是迷你版的。当然,它应该不能吃或者说不好吃,否则早就和马兰头、荠菜一样成为餐桌上的美食了。但有些植物就是长得像食物一样让人安心。白花车轴草又名白花三叶草,传说它每一片叶子都有一个美好的花语,一片代表祈求,一片代表希望,一片则代表人类向往的爱情。哦,那我今天看到它是何等幸运,于是,在心里默许了三个愿:祈求疫情快点结束,希望大家都能到处旅行,愿异地恋的情侣早日相见。

刚作别白花车轴草,转眼又见酢浆草开花了,漫山遍野全是深粉色的小花,明艳动人,天真烂漫。这种叫“红花酢浆草”,开一朵很不起眼,顶多是《红楼梦》里林黛玉身边细眉细眼的小丫鬟雪雁。但成片开起来,就很有王熙凤的气势了。小区里也有一大片红花酢浆草,在静默期间,它成为大家下楼做核酸时必须必拍的网红花。公园里还有一种紫叶酢浆草,这种酢浆草以叶子取胜,喧宾夺主的紫色三角形叶子美得高贵典雅,显然风头盖过了它开出的淡粉色小花。

园里还有一种叫“一年蓬”的野花,我一直非常喜欢。它小巧玲珑,形同雏菊。一年蓬的生命力极强,每年春夏,它会在各种角角落落里呼朋唤友,大家开得挤挤挨挨。采摘一把回家插进花瓶,放在窗台,美得像从远古的《诗经》里走来。微风一吹,野花飞舞,就像蒲公英一样飘散了。想起《诗经》里关于“飞蓬”的诗句,“自伯之东,首如飞蓬”,自从丈夫出征后,妻子不再打扮自己,风一吹发乱如飞蓬,这语言真是生动形象啊。

野花群芳谱里自然少不了蒲公英,摘下一朵毛茸茸的绒花,一吹,全部消失在空气中,只留下光秃秃的茎。不禁莞尔,蒲公英的美好是随时带我们重返童年。野花中,蒲公英算是最有小心思的了,它一心想要远走高飞,去看外面的世界。再摘一朵,使劲吹,愿你随风去他乡,多见世面。

这些夏日里怒放的小野花,虽不能与公园里霸气侧漏的绣球、娇艳欲滴的月季、清新脱俗的莲花们争奇斗艳,可它活得多么野趣横生、恣意浓烈,于不经意间展示了生命的另一种美丽与坚强。是啊,花与花有什么好比的呢,只要努力绽放过就是生命的圆满。每一朵野花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,花如此,人亦然。



云想
应锦诗

立秋

□石漱

晴朗的立秋日
洒水车从工作疲惫中恢复过来
轻音乐,在车窗上摇下
一场朦胧烟雨,这多么恣意
我在一株草上找到露珠
倍感珍惜

孩子们嬉笑着放纸鸢
飞过林中的小路
植物茂盛,老人们念及秋收
墙脚下蝈蝈调皮地瞪眼
嘈杂声缓慢静下来

空气潮湿,音乐车喷出彩虹
楼群和竖直的阳光
定住脚步,观看来往人生
立秋,昭昭的水雾中
一种澄明递进瑟瑟秋寒

紫琅
诗会

重建

□林小森

两年前的春天,我朋友小曹的父母重建了农村的老房子。合围结构的房子中央装上了落地玻璃窗,预留了一个天井,天井里种上细细的水竹,放上了父亲这些年从山上捡来的奇石。

小曹吃惊地发现,整栋房子上下安排了3间卫生间、2间厨房、2间茶室兼小书房,还有5间卧室。每间卧室都放着父亲从网上淘来的樟木衣橱和实木床。老两口平时住在一间朝西的房间里,那个房间比较小,用起空调来也节俭。

那为什么还要建这座大房子?她父母的想法是,人老了,还有啥期待?只盼着儿孙能多回家陪陪他们。他们执拗地认为,只有老家房间够多、被褥够多,卫生间里装上了智能马桶,孩子们就会愿意回来小住。

果然,小曹与哥哥、弟弟发现,新房子造好之后,父母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等待中,他们翻晒被褥、腌制腊味、浇灌菜园,就等着儿女的汽车喇叭在院门前轰响。这份沉甸甸的期待,也变成了一家人的精神压力——小曹与兄弟们都掂量着回家的次数是不是太少了。然而,人到中年,做儿女的也事务繁忙。为了腾出周末去探望父母,小曹每周一到周五都过得如同救火队员一样紧张,她可能凌晨还在赶制标书、深夜还在厨房里对付油渍。太多疲累积累在她的骨头缝里,以至于开车回到父母家后,瞌睡就涌上来了。

小曹单身4年,独自带着10岁的儿子。疲困至极时她也有抱怨: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探望父母?为什么他们不能偶尔来探望一下我们?他们又不需要打卡上班。她心想,父母肯定不清楚,自己为了每周回家而疏远了许多朋友,因为没有时间与他们聚会、郊游、看电影。终于有一天,小曹鼓足

勇气对母亲说:“你们总是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回家,这搞得我们也很累。”

话刚出口,她就后悔了。在视频里,小曹明显看到母亲的脸色像大晴天里飘来一片乌云,倏然暗下去了。之后,回不回家就变成了一个“话题沼泽”,双方都得绕着走。父母不再接二连三地以“鸡已经杀好了,鸡头米也剥出来了”“你们喜欢吃的玉米棒已经收回来,再不煮着吃就老了”等理由来催促儿孙回老家了。双休日,小曹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,也终于有时间去美术馆看展、与孩子去游乐园了,但是,这份自在轻盈为啥又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茫呢?

她意识到,父母无法常来探视也是有理由的。房前屋后有那么多菜畦和花圃需要照料,家里还养了鸡鸭,甚至父亲为了让儿女能吃上纯天然的蜂蜜,还在后院养了三箱蜜蜂。

幸而,转机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。某一天,小曹的父亲突然主动给她打了视频电话,说村委会邀请到一名给孩子们讲授风筝制作方法的老师,在村里找寻教室未果,看中了他们家敞亮的天井和客厅,遂前来商议,想租用客厅用作手工课教室。老师之前问过几家民宿,都因为价钱谈不拢而作罢。谁想,她父亲一听就答应了,说:“你们尽管来,有孩子们在,大房子就有生气。租金多少都无所谓,我们老了,要这许多钱做啥用?”他还说,孩子们搭风筝的骨架肯定需要竹篾,后山坡上的竹园也是他们家的,看中什么竹子他就替他们砍来用。他还给来上课的师生准备了烘青豆和蜜薯干当茶点,那蜜薯与毛豆也都是自家菜园的收成。

这件事好像给父母的幽闭生活凿开了一条缝。这条缝里透出月光、清风和竹子的清香,也透出一份活力。

父亲主动去找村委会负责儿童教育的干部接洽,说家里地方足够大,设计也敞亮,尽可以借给老师们当小课堂。

于是这一年来,只要疫情平息,小曹父母家的大客厅就会成为课外讲习所,老师在这里教会孩子们画扇子、染布、弹尤克里里、做青团和鲜肉月饼。连小曹父亲也被村委会聘请加入了课外教师的队伍。从母亲发来的小视频里,小曹看到父亲在教孩子们识别如今已成老古董的农具与渔具,教他们如何点豆腐、晒柿饼、收桃胶。小朋友们还戴上手套与斗笠面罩,学着父亲的样子蹑手蹑脚地在蜂箱里掰下一点儿色如琥珀、状如软胶的蜂蜜,放进嘴里品尝。顿时,他们被那浓稠的甜味齁到,小脸上堆满惊讶。她父亲在一旁微笑,犹如恶作剧得逞的小伙伴一样。小曹被愧疚捏拢的心终于舒展开来。

两位老人也发现,有了大房子,迎接的也不一定是自家儿孙,当他们放开心胸,襄助别的年轻人时,自己的生活也从枯索萧瑟变得丰沛饱满了。年轻一辈的到来犹如一股酥暖地气,使河岸上的老柳树忽然有了腰身,有了青绿之色,有了明媚的活气。

有意思的是,当他们不再那么盼望儿孙回家时,孙辈却约好了要回爷爷家,因为爷爷要教村里的孩子玩“植物敲拓染”,就是在草木染的围巾、手帕或桌布上,把捡来的植物叶片、花朵“拓”上去。小曹的儿子和侄女听说,只要用小木槌或一颗卵石轻轻敲打,就能把花草的颜色、光泽与淡淡芬芳都敲拓进织物里。他们提出小小的抗议:别人家的孩子都学会了,咱们曹家的小孩倒不会,这怎么说得过去?

小曹笑起来。她知道,在两代人“爱的角力”中,这一回,是父母赢了。

玉兰
一瓣